



*Red and White*

红 字

世界文学名著插图本

西方十大情爱经典小说

[美]霍桑 著 • 赵虚年 译

河南文艺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插图本

西方十大情爱经典小说

# 红字



[美]霍桑 著

赵虚年 译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字/(美)霍桑(Hawthorne, N.)著;赵虚年译. —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07.1

(西方十大情爱经典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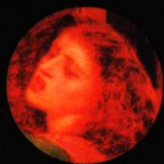
ISBN 7-80623-678-3

I. 红… II. ①霍…②赵… III. 长篇小说—美国  
—近代 IV. I7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61393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开本 24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18号11栋	印张 9
邮政编码 450011	字数 127000
承印单位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印数 1—5000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版次 2007年1月第1版
纸张规格 787毫米×1092毫米	印次 2007年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80623-678-3/I·481	定价 14.6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单位联系。



霍桑 (1804—1864)  
美国小说家。1853年任美国驻英国利物浦领事，1857年后侨居意大利，1860年回国专事创作。其代表作是以殖民时期新英格兰生活为背景的长篇小说《红字》。小说通过一个受不合理婚姻束缚的少妇海丝特·普琳因犯“通奸”罪被监禁、示众和长期隔离的故事，揭露了政教合一制度统治下殖民地社会的冷酷虚伪，探讨了有关罪恶和人性的道德、哲理问题。其他作品有《有七个尖角顶阁的房子》、《玉石雕像》、《教长的黑面纱》等。



策 划：单占生      统 筹：李 辉  
 责任编辑：邵 玲      责任校对：崔晓旭  
 美术编辑：吴 月      装帧设计：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http://www.ertongbook.com)

唐山时代出版社  
 电话：8162736  
 Email: hshang@163.com

## 目 录

- 一 牢门/1
- 二 市场/3
- 三 相认/15
- 四 会面/28
- 五 海丝特做针线/36
- 六 珠儿/49
- 七 总督大厅/52
- 八 小鬼和牧师/59
- 九 医生/70
- 十 医生和病人/80
- 十一 内心/91
- 十二 牧师的夜游/97
- 十三 海丝特的另一面/110

- 十四 海丝特和医生/117  
十五 海丝特和珠儿/126  
十六 林中散步/131  
十七 教长和教民/139  
十八 一片阳光/151  
十九 溪边的孩子/158  
二十 迷惘中的牧师/168  
二十一 新英格兰的节日/179  
二十二 游行/186  
二十三 红字显露/198  
二十四 尾声/209

## 一 牢 门

身着黑色长袍,头戴灰色尖顶高帽、蓄着胡须的男人们,混杂着一些或蒙着脸或光着脑袋的女人,聚在一所木头大房子前。房子的大门是用厚实的橡木做的,上面密密麻麻地钉满大铁钉。

新殖民地的开拓者们,他们的头脑中,无论起初有什么样的关于人类品德和幸福的美妙构想,还是要在各种实际需要的草创之中,总忘不了划出一片处女地充当墓地,再划出另一片土地建造监狱。根据这样一种惯例,我们可以有把握地推断:波士顿的先民在山谷中建造第一座监狱与在艾萨克·约翰逊地段标出头一垄地几乎是同时完成的。后来就以他的墓地为中心,扩展成王家教堂的累累墓群。能够确定无疑地说,早在镇子建立十五年或二十年之际,那座木结构监狱就已因风吹雨打、日晒雨淋和时间的流逝而为它那狰狞和阴森的门面增加了几分晦暗凄楚的景象,使它那橡木大门上沉重的铁活儿的锈迹比新大陆的任何陈迹都显得益发古老。像一切与罪恶二字息息相关的事物一样,这座监狱好像从



来不曾经历过自己的青春年华。从这座丑陋的大房子门前,一直延伸到轧着车辙的街道,是一片草地,上面过于繁茂地簇生着牛蒡、荆棘、毒莠这类不堪入目的杂草,这些杂草显然在这块土地上找到了共通之物,因为,正是在这里,这块土地上,早早就诞生了文明社会的那株黑花:监狱。然而,在大门的一侧,几乎就在门槛处,有一棵野玫瑰,傲然而立,在这六月时分,盛开着精致如宝石般的花朵,这不禁让人想象到,它们是在向步入监牢的囚犯或跨出黑暗的刑徒奉献着自己的芬芳与绝艳,以此表示,在大自然深深的心扉中,对他们仍然保存着一丝怜悯和仁慈。

由于某种奇异的机缘,这棵野玫瑰历劫而永生;至于这棵野玫瑰,是否仅仅是因为原先严严实实地遮藏着它的巨松和大橡树早已倒塌才得以在古老而苛刻的原野中侥幸存活,抑或如人们深信不疑并有确凿证据的传说那样,当年圣徒安妮·哈钦逊踏进狱门时,它便从她脚下破土而出,我们已不必再费心思去求证。既然我们要讲述的故事要从这样一扇不祥的大门开篇,而恰恰在门槛处一眼便可望见这棵野玫瑰,我们怎能不采摘一朵,将其献给读者呢!但愿这株玫瑰花,在叙述这篇人性脆弱和人生悲哀的故事的行进中,能够象征道德之花的沉香、浓郁,而在读到故事阴晦凄惨的结局时,仍然可以得到几丝慰藉。

## 二 市 场

二百多年前,一个夏日的上午,监狱牢房门前的草地上,满满当地站着一帮波士顿居民,他们目不转睛地盯着布满大铁钉的橡木牢门。假使换了其他百姓或是推迟到新英格兰的新历史阶段,这些蓄着胡须的好心肠居民板着的冷面,很可能就是凶险来临前的征兆,至少也预示着某个臭名昭著的罪犯即将受到人们期待已久的惩罚。因为在那时,法庭的判决无非是顺从公众舆论的裁决。但是由于早年清教徒的性格异常严峻,这种推测难免过于武断。或许是一个慵懶的奴隶,或是被家长送交给当局的一名忤逆子要在这刑台受到管教。也可能是一位唯信仰论者、一位教友派的教友或异教徒被驱逐出城,或是一个闲散的印第安游民,因为喝了白人的烈酒而满街闹事,要挨着鞭儿给赶回树林。也可能,那是地方官的遗愿,如西宾斯老夫人那样生性恶毒的巫婆,将要给吊死在绞刑架上。无论哪种情况,围观者总是摆出丝毫不爽的庄严姿态。这倒十分符合早期移民者们的身份,因为他们将宗教和法律视为一体,这两者在他

们的品性中也是融合为一的,凡涉及到公共纪律的条款,不管是最轻微的,还是最严重的,都同样能令他们肃然起敬和望而生畏。的确,一个站在刑台上的罪人要从这样一些旁观者身上所能获得的同情是少而又少的。加之现在只意味着某种令人冷嘲热讽的刑罚,在当时却可能被赋予死刑一样庄严的色彩。

就在我们的故事发生的那个夏日的早晨,有种情况很值得说说:挤在人群中的好几个妇女,看来对即将可能出现的任何刑罚都抱有特殊的兴趣。那年头没有那么多讲究,身着衬裙和撑裙的女人公然出入于大庭广众之中,只要有可能,还要扭动娘儿们那肥硕的躯体,挤进最靠近刑台的人群中去,也不会有什么不成体统之类的感觉。那些在英伦故土出生和成长的媳妇和姑娘们与她们六七代之后漂亮的后裔相比,身体要粗壮些,精神也要粗犷些;通过家族承袭的链条,每代母亲遗传给她女儿的,即便不是比她更弱的坚实有力的性格,总会是比较柔弱的体质、更加白皙的容貌以及更加纤细的身材。当时,在牢门附近站着的妇女们和那位堪称女性代表的具有男子气概的伊丽莎白相差不到半个世纪。她们是那位女王的乡亲:她们家很多的牛肉和麦子酒,辅以未经提炼的精神食粮,大批量地武装着她们的躯体。因此,明亮的晨光所照射着的是阔绰的肩膀、丰满的胸脯和又圆又红的双颊,她们都是在遥远的祖国本岛上长大成人的,还远没有在新英格兰的气氛中变得白皙与瘦削些。尤其令人瞩目的是,这些主妇们多数人一开口便是粗喉咙、大嗓门,如果在今天,她

们的言谈,无论是含义还是音量,都足以使我们瞠目结舌。

“婆娘们,”一个满脸横肉五十岁的老婆子说,“我跟你们讲讲我的想法。要是我们这些一把年纪名声不坏的教会会友能够处置海丝特·普琳那种坏女人,倒是给大伙办了件大好事。你们觉得怎样,婆娘们?要是那只破鞋站在咱们五姐妹跟前听候判决,她能够带着那些可敬的官太爷们赏给她的判决溜走吗?上帝,我才不信呢!”

“听说,”另一个女人说,“尊敬的丁梅斯代尔教长,就是她的牧师,在他的教众中出了这桩丑事,心都伤透了。”

“那帮官太爷都是信上帝的先生,可惜慈悲心太重,这可是真事,”第三个人老珠黄的婆娘补充道,“最起码,他们应该在海丝特·普琳的脑门上烙个记号。那总能让海丝特太太有点害怕,我敢肯定。可她,那个破烂,她才不在乎他们在她前襟上贴什么呢!哼,大家等着瞧吧,她准会别上个胸针,或是别的异教徒的什么装饰,挡住胸口,照样招摇过市!”

“啊!不过,”一个手里引着孩子的年轻媳妇,轻声插嘴道,“她要是想挡着那记号也就随她去吧,反正,她心里总会受到折磨的。”

“我们瞎扯什么记号不记号的,管它是在她前襟上还是脑门上。”另一个女人叫嚷着,她在这几个自命的法官中长相最丑,也最不留情。“我们大伙儿都让这女人丢够了脸,她真该死。难道说没有管这种事的法律吗?明明有嘛,《圣经》里和法典上全都写着。那就请这些不照章办事的官老爷们的太太小姐们去走邪路吧,那才叫自作自受呢!”

“天哪，婆娘们，”人群中一个男人惊呼道，“女人看到绞刑架就害怕，除了这种廉耻心，难道她们身上就没有德行了吗？别把话说得太重了！喂，轻点，婆娘们！牢门的锁正在转呢，海丝特太太本人就要出来了。”

牢门从里面一下子敞开了，最先露面的是狱吏，他腰中挂着剑，手上握着权杖，那副阴森可怖的模样像个暗影似的出现在日头下。这角色的尊容，便是清教徒法典全部冷酷和无情的象征与代表，对触犯法律的人最终和最直接的执法就是他的差事。现在他伸出左手举着权杖，右手抓着一个年轻妇女的肩头，押着她向前走。到了牢门口，她用了一个很能说明她个性力量与天生尊严的动作，一把推开狱吏，像是出于她自主的意志一般走入露天。她怀里抱着一个三个月左右大小的婴儿，孩子眨着眼睛，转动她的小脸躲避过分耀眼的太阳，自从她降生以来，还只习惯于监狱中的土牢或其他暗室中那种昏暗的光线呢。

当那年轻的妇女，就是婴儿的母亲，全身站立在人群面前时，她的第一个动作似乎就只是把孩子抱在胸前；她这么做与其说是出于母爱，不如说可以借此掩盖缝在她衣裙上的记号。但是她很快就醒悟过来了，用她的耻辱，即一个标记来掩盖另一个标记是无济于事的，事物内部矛盾所引起的发展变化通过量变实现，于是，干脆她用一条胳膊架着孩子，虽然面孔红得发烧，却露出高傲的微笑，用毫无愧色的目光环视着她的同镇居民和街坊邻居。裙袍的前胸上露出了一个用红色细布做成，边上使用金丝线精心绣成奇巧花边的字母 A。字母制作别致，体现了丰富而华

美的匠心,佩在衣服上构成尽善尽美的装饰,而她的衣服把她那个年月的审美情趣衬托得恰到好处,只是其艳丽的程度,大大超出了殖民地对节俭朴素标准的规定。

那年轻妇女身材颀长,体态优美之极,乌黑的浓发光彩夺目,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她的面容不但皮肤滋润、秀丽无比,而且还有一对鲜明的眉毛和一双漆黑的深目,楚楚动人。那个时代的女性,就她优雅的举止和风范而言,也当属于贵妇之列。她自有一种端庄的风韵,并不同于现在人们心目中的纤巧、轻盈和不可言喻的优雅。即便以当年的概念而言,海丝特·普琳也从来没有像步出监狱的现在此刻这样更像贵妇。那些本来她相识的人,满以为她经历这次磨难之后会明显失色,结果却惊呆了,因为他们所看到的是她焕发的美丽,竟然把笼罩着她的不幸和耻辱凝成一道耀眼的光环。然而,目光敏锐的旁观者无疑也能从中觉察出一种微妙的痛楚。在狱中,她照想象,专门为这场合制作的服饰,以其特有的任性和别致,仿佛已经表达了她的精神境界,以及由绝望而最终达到无所顾忌的心情。但吸引所有人的目光且使海丝特·普琳焕然一新的则是,在她胸前频频闪光的绣得妙不可言的那个红字,以至那些与她熟悉的人们简直感到是第一次与她谋面。这个红字具有一种震慑的力量,竟然把她从普通的人间关系中超脱出来,紧裹在自身的光耀之中。

“她倒做得一手好针线,这是不用说的,”一个旁观的女人如是说,“这个厚脸皮的荡妇,居然想到用这一手来显摆,可真是从来没见过的,

我说,婆娘们,这纯粹是当面嘲笑我们那些规规矩矩的官老爷们,这不是借着先生们的判罚来大出风头吗?”

“我看啊,”一个面孔板得最紧的老太婆嘀咕着,“要是我们能把海丝特太太那件衣裳从她肩膀上扒下来,倒挺不错。至于她绣得稀奇古怪的那个红字嘛,我倒愿意卖给她一块我害风湿病时用过的法兰绒破布片儿,用它做出来才更合适呢!”

“噢,安静点,请大家,”她们当中最年轻的悄声说,“别让她听见你们的话!她绣的那个字,一针一线全都扎在她胸口上呢。”

现在,狱吏用权杖做了个姿势。

“让开路,好心的人们,让开路,看在国王的分上!”他叫嚷着,“让开一条道,我向诸位保证,普琳太太要站的地方,男女老少都可以看清楚她漂亮的衣服,从现在起直到下午一点,让你们看个够。祝福光明正大的马萨诸塞殖民地,一切罪恶都得拉出来晒晒太阳!过来,海丝特太太,在这市场上亮亮你那鲜红的字吧!”

围观的人群中挤开了一条通道。海丝特·普琳随着在前面开路的狱吏,身后跟随着拧眉攒目的男人和心狠面恶的女人一起构成的不成形的队伍,走向示众的地方。一大群来凑热闹的小男孩,对眼前的事态不明所以,只晓得学校放了他们半天假,他们一边在前头跑,一边不时回过头来看她的脸、她怀中抱着的眨着眼睛的婴儿、还有胸前那个丢人现眼的红字。当年,从牢门到市场没有几步路。然而,要是以囚犯的心理来体验,恐

怕是一段遥远的苦旅；因为她虽说是昂首阔步，但在人们逼视的目光下，每迈出一步都要历经一番苦痛，似乎她的心已经给抛得满地都是，所有的人都在践踏。在人类的本性中，原有一个既绝妙又慈悲的先天准备：遭受苦难的人在承受痛楚的过程当中并不能觉察到其剧烈的程度，反而是过后延绵的折磨最能使其受尽煎熬。因此，海丝特·普琳简直是以一种安详的举止，度过现在，来到市场西端的刑台跟前。这座刑台几乎就竖在波士顿最早的教堂的屋檐下，看上去像是它的附属物。

实际上这座刑台是构成整个惩罚机器的一个重要部分，时隔两三代人的今天，它在我们的心目中已沦为一个历史和传统的纪念，但在当年，却如同法国大革命时期恐怖党人的断头台一样，被视为教化劝善的有效工具。简言之，这座刑台是一座示众的台子，上面竖着那个惩罚用的枷锁，做得刚好把人头紧紧卡住，以便引颈翘首供人观看。用铁和木头设计成这一刑具的家伙显然精通羞辱之道。照我看，不管犯有何等罪过，再没有比这种暴行更违人性的了，其不准罪人隐藏他那羞惭的面容的险恶用心实在是无以复加。而这恰恰是这一刑罚的本意所在。就拿海丝特·普琳的例子而论，也和多数其他案子相仿，她所受到的惩处是要在刑台上站着示众一段时间，而无需受囚首之苦，从而免于这一丑陋机器的凶残。她深知自己现在的角色，举步登上一段木梯，站到齐肩高的台上，展示在大庭广众之下。

假如在这一群清教徒之中，有一个罗马天主教徒的话，他就会从这个服饰和神采如画怀中紧抱婴儿的美妇人身上联想起众多杰出画家所



能描绘出来的圣母的形象,诚然,他的这种联想只能在对比中才能产生完成,因为圣像中圣洁清白的母亲怀中的婴儿是救赎世人的。而在她身上,世俗生活中最神圣的品德,却被最深重的罪孽所玷污,其结果只能使世界由于这妇人的美丽而更加晦暗,因她产下的婴儿而益发沉沦。

在人类社会尚未腐败到极点之前,目睹这种罪恶与羞辱的场面,人们还不至于淡然一笑来替代不寒而栗,总能留下一种敬畏心理。亲眼看到海丝特·普琳示众的人们尚未失去他们的简单纯洁,要是她被判死刑,他们会冷冷地看着她死去,而不会咕哝一句什么过于严苛这样的话;但是他们谁也不会像另一种社会形态中的人那样,把眼前的这种示众仅仅当作笑柄。即便有人心里觉得这事确实有点可笑,也会因为几位至尊至贵的大人物的郑重出席,而被唬得不敢放言。总督、他的几位参议、一名法官和将军以及镇上的牧师们就在议事厅的阳台上或坐或立地俯瞰刑台的一切。能有这样一些人物到场,而不失他们地位的显赫和职务的威严,我们可以有把握地推断,他们所做的最终法律判决,肯定含有真挚而有效的含义。因此,人群也显现出相应的阴郁和庄重。这个不幸的罪人,数百双无情的眼睛紧盯着她,所有的压力集中在她前胸,而她尽一个妇人的最大可能将自己支撑着。这实在是难以忍受的。她本是一个充满热情、容易冲动的人,现在她已坚强起来,面对那用形形色色的侮辱来泄愤的毒刺和利刃;然而,人们那种庄重的情绪倒是隐含着一种可怕得多的气氛,反而使她宁愿看到那一一张张僵硬的面孔露出轻蔑的嬉笑来嘲弄